853
160

ガラス使用

帝國圖書館藏

禮記集說大全卷之十

禮器第十

器有二義一是學禮者成德器之美二是行禮者明用器之制（嚴陵方氏曰禮運言道之運禮器言器之用道散而爲器故繼禮運而後有禮器焉然禮運非不及器以道爲主爾禮器非不及道以器爲主爾故記者各以所主名篇）

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

筠（音勻）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故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故君子有禮則外諧而内無怨。故物無不懷仁。鬼神饗德。

以禮爲治身之器。故能大備。其成人之行至於大備則其德盛矣。禮之爲用能消釋人回邪之心而增益其材質之美。措諸身則無往不正。施諸事則無往不達。以人之一身言之。如竹箭之有筠。足以致飾於外。如松栢之有心。足以貞固於内。箭竹之小者也。筠竹之青皮也。大端猶言大節。一物比他草木有此大節。故能貫串四時而柯葉無所改易也。君子之人惟其有此禮也。故外人之踈遠者無不諧協。内人之親近者無所怨憾。人歸其仁。神歆其德也。（嚴陵方氏曰人稟五行之秀氣則其質未始不美也。然或不美者蔽於回邪以損之尔。故釋回然後可以增美質也。然禮之於人豈能予之以其所无哉。亦因其所有以增之尔。故於美質言增焉。○馬氏曰先王以人情爲田。始於修礼以耕之。陳義以種之。以至播樂而達於順。則无所）

ガラス使用

不備也。故曰大備。回者偽之自外入者也。美質者誠之由中出者也。礼所以去偽。故在回則釋之。礼所以著誠。故在質則增之。以措則正。致之以治己者也。以施則行。施之以治人者也。竹箭之有筠言其和澤於外也。松栢之有心。言其堅實於內也。故爲天下之大端。而禮者亦人道之大端也。堅實於內者。猶言実以君子之德也。和澤於外者。猶言文以君子之容也。礼所以理萬物。故物无不懷。仁所以順鬼神。故鬼神饗德

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先王制禮廣大精微。惟忠信者能學之。然而纖悉委曲之間。皆有義焉。皆有理焉。無忠信則禮不可立。昧於義理則禮不可行。必內外兼備而本末具舉。則文因於本而飾之也。不爲過本因於文而用之也。中其節矣。長樂陳氏曰有忠有信。則外有主而能正。故曰禮之本。有文有理。則內有主而能行。故曰禮之文。下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此忠信所以爲禮之本也。孔子去麻冕以從衆。則適於又從拜下。以違衆則歸於於理。此又理所以爲禮之文也。○嚴陵方氏曰孟子言理又言人心之所同。此以爲禮之文者。彼主於体。此主於用故也

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

ガラス使用

於人心理萬物者也。是故天時有生也。地理有宜也。人官有能也。物曲有利也。故天不生地不養君子不以為禮。鬼神弗饗也。居山以魚鼈為禮。居澤以鹿豕為禮。君子謂之不知禮。

合於天時。天時有生也。謂四時各有所生之物。取之當合其時。設於地財。地理有宜也。謂設施行禮之物。皆地之所產財利也。然土地各有所宜之產。不可強其地之所無。如此自然順鬼神合人心。而萬物各得其理也。人官有能。謂助祭執事之官。各因其能而任之。蓋人各有能。有不能也。物曲有利者。謂物之委曲。各有所利。如麯蘗利於為酒醴。桐竹利於為琴笙之類也。天不生。謂非時之物。地不養。如山之魚鼈。澤之鹿豕之類。

慮氏曰天時有生。則陰陽寒煖之不齊。地理有宜。則高下燥濕之不一。人官有能。則當因任其能而不廢。物曲有利。則當因曲成其利而不遺。苟非禮之會通。孰能與於此哉。○嚴陵方氏曰以天所不生者為禮。則逆天之時矣。以地所不養

者為礼。則逆地之理矣。天時地理之不可逆如此。則人官物曲固可知。言地所不養之物。而不及天所不生者。亦舉此以見彼也○【延平周氏曰】合於天時而天時有生也。設於地財而地理有宜也。合於人心而大官有能也。理萬物而物曲有利也。礼至於曲利萬物而不遺。非礼之然。孰能與於此。然言順於鬼神。合於人之心而止。曰人官有能。則是特言人之為成林而不及於鬼神者何也。人者鬼神之所依。言人則見鬼神矣。君子之為礼。順於天地而已矣。非天地之所宜而以為禮者。故君子謂之不知礼

故必舉其定國之數。以為禮之大經。禮之大倫。以地廣狹。禮之厚薄。與年之上下。是故年雖大殺（色介反）衆不匡懼。則上之制禮也節矣。

定猶成也。数。稅賦所入之数也。王制言祭用数之仂。禮非財不行。故必以此数為行禮經常之法也。禮之大倫。以泡之廣狹。天子諸侯卿大夫。地有廣狹。故禮之倫類不同。地廣者禮備。地狹者禮降也。禮之厚薄。則與年之上下為等。王制言豊年不奢。凶年不儉。是專言祭禮。此兼言諸禮耳。大殺謂年

ガラス使用

凶而税歛之入。大有減殺也匡與恇通恐也。衆不匡懼。謂無溝壑之憂也。此其制禮有節。財不過用。故能如此。

長樂陳氏曰經言其常倫言其理舉其定国之數則有常。故言大經以地廣狹則有理。故言大倫夫舉其定国之數以為礼之大經則王制所謂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国用者是也。礼之大倫以地廣狹則王制所謂用地小大是也。礼之厚薄與年之上下則王制所謂視年之豐耗是也。先王之為礼節以制則有所裁節以度則有所限故能於財則不傷於民則不害此其所以年雖大殺而衆不匡懼也○龍泉葉氏曰礼无定經也。以挙国之數為經也。无常倫也。以地之廣狹為倫也。不自為厚薄也。以年之上下為薄厚也。制礼之節。用財之數。常相継而不相離。不獨於其隆也。盛礼以自尊。而又於其殺也。貶礼以自卑蓋稱財以為礼而不以空文言礼也。計其有而不虞其无。喜其備而不憂其闕。聖人之於礼也必不然矣

禮時為大。順次之。體次之。宜次之。稱次之（次去聲）堯授舜。舜授禹。湯放桀。武王伐紂。時也。詩云。匪革（音棘）其猶。聿追來孝

時者天之所為故為大。堯舜湯武之事不同者各隨其時耳。聖王受命得天下。必定一代之禮制。或因或革。各隨時宜。故云時為大也。順體宜稱四者

下文祈之詩大雅文王有聲之篇革急也猶與猷通謀也聿惟也言文王之作豐邑初非急於成己之謀惟欲追先人之事而致其方來之孝以不墜先業耳今詩文作匪棘其欲遹追來孝

江陵項氏曰時者天地之大運順者人道之大倫體者其支体宜者其義理稱者其度数五者自綦大至綦細也

天地之祭宗廟之事父子之道君臣之義倫也

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天地宗廟父子君臣四者乃自然之序故曰倫也倫不可紊故順次之

社稷山川之事鬼神之祭體也

社稷山川鬼神之禮各隨其體之輕重而爲禮之隆殺故曰體次之

嚴陵方氏曰天之運之謂時人之倫之謂順形之辨之謂體事之義之謂宜物之平之謂稱堯舜以德而授受湯武以兵而放伐非人力之能爲蓋天運然也故謂之時引詩者言武王聿追文王之道以趨時也天地宗廟父子君臣皆出乎自然之理而人則順而序之故謂之倫社稷山川鬼神自有形以至於無形莫不各有所辨故謂之體

喪祭之用賓客之交義也

ガラス使用

既於義不得不然必須隨事合宜故曰宜次之

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大牢而祭不必有餘此之謂稱也。諸侯以龜爲寶以圭爲瑞家不寶龜不藏圭不臺門言有稱也。

諸侯有國宜知占詳吉凶。故以龜爲寶也。家謂大夫也。大夫卑不當寶藏五等諸侯各有圭璧。以爲瑞信又以天子所賜如祥瑞之降於天故以爲瑞

大夫非爲君使不得執故不當寶藏之臺門者門之兩旁築土爲臺於其上起屋。大夫不然各稱其分守也故曰稱次之

長樂陳氏曰（時在天。順体宜稱在人。在天者大在人者小故時爲大順次之。体次之。宜次之。稱次之堯授舜舜授禹天與之天也。湯放桀武王伐紂天吏也。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時之所以爲大也。天地之祭則有所尊宗廟之事則有所親天地宗廟尊親之倫也。父子君臣尊卑之倫也。社稷山川地祇之祀人鬼天神之祭三者之体固異蓋天神則以陽爲體地祇則以陰爲體人鬼則兼以陽爲体以陰爲體也。喪之用則不偷其親祭之用則必盡其物賓之交則礼殺客之交則礼隆皆從其義而已矣。羔豚而祭薄也宜若不足。而百官皆足大牢而祭豊也。宜若有餘而不必有餘者。求其稱而已矣。蓋順主仁体主礼宜與稱主義其所主雖殊而其爲礼一也）○

ガラス使用

（〔嚴陵方氏曰〕龜所以決国疑、圭所以稱国信。諸侯有国者也。故以龜爲宝、以圭爲瑞。大夫有家而已。故不宝龜。不藏圭。変瑞言藏、則以藏猶不可、而况於瑞乎。門之有臺。所以壯国体。故家不臺門。凡此則以国家之勢各有稱焉）

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一廟下士也。適士則二廟）

天子之豆二十有六。

（此天子朔食之豆数）

諸公十有六

（上公也。更相朝時堂上之豆数）

諸侯十有二

（通侯伯子男也。亦相朝時堂上之豆数）

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皆謂主國食使臣堂上之豆数）

（〔山陰陸氏曰〕天子朝践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羞豆二。所謂二十有六。諸公十六倍上大夫朝事八。饋食八。諸侯十二倍下大夫朝事六。饋食六。上大夫八。朝事之豆也。下大夫六。去羞

ガラス使用

（菹麋雞肉也）

諸侯七介七牢。大夫五介五牢。

介副也。上介一人。餘爲衆介。牢大牢也。謂諸侯朝天子時。天子以大牢之禮賜之。周禮。公九介九牢。侯伯七。子男五。今言七。舉中以言之也。大夫五介五牢者。諸侯之大夫爲君使而來。各降其君二等。此五介五牢。謂侯伯之卿。亦舉中言之也

天子之席五重。（平声）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

天子祫祭其席五重。諸侯席三重者。謂相朝時賓主皆然也。三重則四席。再重則三席。【嚴陵方氏曰】豆以実地産爲主。故每用陰数。介謂僎介之介。此引諸侯牢介。謂朝天子之礼也。卿大夫牢介。謂諸侯使聘天子之礼也。止言諸侯之席三重。則通五等可知。言大夫再重。則兼卿可知

天子崩七月而葬。五重八翣。（所甲反）諸侯五月而葬。三重六翣。大夫三月而葬。再重四

ガラス使用

翣此以多爲貴也。

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茵以籍棺，用淺色緇布夾爲之，以茅秀及香草著其中，如今褥子中用絮然。縮者二，横者三，爲一重。抗木所以抗載於土，下棺之後置抗木於椁之上，亦横者三，縮者二，上加抗席三。此爲一重。如是者五，則爲五重也。翣見擅弓。

長樂陳氏曰：多少者礼之数。大小高下者礼之度。文素者礼之容。是雖所設之不同，皆緣情以制宜，隨宜以爲貴，以求其稱而已。其言以多爲貴，則先之以廟，而繼之豆介牢席者，先神而後人之序也。由豆介牢席而繼之以葬者，養生送死之序也。至於多少大小高下文素之間，其先後之序，蓋可以理考。○許氏曰：裁群物，制庶事，安上治民，莫善於礼。究其哀多益寡，別嫌明微，使礼之或多或寡，或小或大，或高或下，或文或質，各當其位，而不相亂，各稱其情，而不相悖，循其名，列其器，而義以脩焉。礼以藏焉。則非聖人莫能爲矣。故祧廟之設，天子則七，諸侯則降而五焉，大夫三焉，士則一焉。非特以誠深孝篤，獨隆於天子也。蓋以天下有王尊祖親祢之道當如是也。堂上正羞，天子則二十有六豆。諸公則杀而十六焉。諸侯則十二焉。上大夫八，而下大夫六焉。非以備味多品，獨宜於天子也。不如是无以極九州之美，備四時之和也。牢介異數，諸侯之七，則多於大夫之五，席重異宜，諸侯之三，則多於大夫之再，事莫大於天子之喪，故葬必七月。抗木與茵之數，至于五重，而翣於八焉。至諸侯則五月而葬，三重六翣而已。夫葬月之或七或五也，抗茵柳翣之數，五之與三，八之與六。天子諸侯之仪，亦或殺於相乱矣。夫其礼之相乱者，其間不能

ガラス使用

以寸。聖人乃惓ゝ致意焉。蓋以爲毫釐之際所以
明嫌表微者。舍是無以自見也

有以少爲貴者。天子無介。祭天特牲。

介所以佐賓。天子以天下爲家。無爲賓之義。故無
介也。特獨也。

天子適諸侯。諸侯膳以犢。諸侯相朝。灌用
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

天子祭天。惟用一牛。若巡守而過諸侯之境。則諸

侯奉膳。亦止一牛。其尊君之禮。亦如君之尊天也。
諸侯相朝。享禮畢。主君酌鬱鬯之酒。以獻賓。不用
籩豆之薦者。以其主於相接以芬芳之德。不在殽
味也。大夫出使。行聘禮。主国禮之。酌以酒。而又有
脯醢之薦。此見以少者貴。多者賤也。

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士三。食力無數。

食。餐也。位尊者德盛。其飽以德。不在於食味。故每
一餐輒告飽。須御食者勸侑。乃又餐。故云一食也。
諸侯則再餐而告飽。大夫士則三餐而告飽。皆待

勸侑則再食。食力自食其力之人。農工商賈庶人之屬也。無德不仕。無祿代耕。禮不下庶人。故無食數。飽即自止也

大路繁（音盤）**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

殷世尚質。其祭天所乘之車木質而已。無別雕飾。謂之大路。繁馬腹帶也。纓鞅也。在馬膺前。染絲而織以爲罽。五色一帀曰就。就猶成也。繁與纓皆以此罽爲之。車朴素。故馬亦少飾也。大路之下。有先路次路。次路殷之第三路也。供卑雜之用。故就數多。郊特牲云。次路五就。此蓋誤爲七就。（嚴陵方氏曰。繁纓蓋路馬之飾。一就言五色一帀。蓋色至於五。然後備故也。色謂之就。猶樂謂之成歟。大路繁纓一就。次路繁纓七就者。殷尚質。故就之少者爲大。就之多者爲次也）

圭璋特。

圭璋形制見考工記。諸侯朝王以圭。朝后則執璋。玉之貴者。不以他物儷之。故謂之特。言獨用之也。周禮小行人。掌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然皮與馬皆不升堂。惟圭璋特升於堂。亦特之義也。

琥璜爵

琥爲虎之形璜則半環之形也。此二玉下於圭璋不可專達必待用爵蓋天子享諸侯及諸侯自相享至酬酒時則以幣將送酬爵又有琥璜之玉以將幣故云琥璜爵也〔延平周氏曰〕饗至於酬爵則禮成矣。圭璋春夏迎氣之玉。有生物之意。琥璜秋冬迎氣之玉。有成物之意。有生物之意。故不必待禮成而特達於天子。有成物之意。故必待禮成。然後附爵而通也

鬼神之祭單（音丹）席。鬼神異於人。不假多重以爲温煖也

諸侯視朝大夫特士旅之此以少爲貴也

君視朝之時於大夫則特揖之謂每人一揖也旅衆也。士卑無問人數多少。君一揖而已〔長樂陳氏曰〕諸侯膳天子以犢。以天子祭天之禮事其天子也。諸侯相朝。灌用鬱鬯以人敬神之禮敬諸侯也。用鬱鬯無籩豆之薦者。謂其用鬱鬯之時。而無籩豆也君子食德。小人食力。食德則謀道。故食以薄食力則謀食故食以厚此天子至士所以有一食再食三食之數。而食力者則無數也。夫不必待酬爵而特達於天子者。圭璋也。必待酬爵而不可以特達者琥璜也。圭璋禮東南之玉。而主乎陽。琥璜禮西北之王而主乎陰。主乎陽則可以特達於天子。主乎陰。則

必附於爵而后通。故易之陽卦畫奇。陰卦畫耦。以其
陽故可以特而不必有附。陰則必資於所附而不可
以特也。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豈非所謂陽德歟。
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地
之祭則藁秸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
也。諸侯視朝。大夫特揖。士旅之者。蓋大夫之德尊
而士之德卑。德尊者寡。故特揖。德卑者衆。故旅揖
而已。諸侯之視朝如此。至於天子則不然。周官之
司士云。孤卿特揖。大夫以其等旅揖。士旁三揖。

有以大為貴者。宮室之量（去聲）。器皿之度。棺
椁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為貴也。有以小為
貴者。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
散（去聲）。尊者舉觶（音志）。卑者舉角。五獻之尊。
門外缶。門內壺。君尊瓦甒（音武）。此以小為
貴也。

爵一升。觚二升。觶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曰。特
牲云。主人獻尸用角。佐食洗散以獻尸。是尊者小。
卑者大。按天子諸侯。及大夫皆獻尸以爵。無賤者
獻以散之文。禮文散亡。不具也。特牲。主人獻尸用
角者。下大夫也。特牲少牢禮。尸入舉奠觶。是尊者

舉觶特牲。主人受尸酢受尸飲者是卑者舉角此是士禮耳天子諸侯祭禮亡。五獻子男之享禮也。凡王享臣及其自相享行禮獻數各隨其命子男五命。故知五獻是子男。別尊之法門外缶者缶尊。名盛酒在門外。壺亦尊也。盛酒在門内君尊子男之尊也。子男用瓦甒爲尊不云門内外則陳之在堂。人君面尊而專惠也。其壺缶但飲諸臣小尊近君。大尊在門。是以小爲貴。壺大一石。瓦甒五斗。缶又大於壺。

嚴陵方氏曰周官典命宮室以命數爲節。自上公至子男或以九或以五各有差此宮室以大爲貴也。天子之路。謂之大路。弓謂之大弓。斗謂之大斗。房謂之大房。此器皿以大爲貴也。尊者之棺。至於四重。卑者止爲一重。棺槨則周於棺。此棺槨以大爲貴也。周官冢人以爵等爲丘封之度。此丘封以大爲貴也。量言其所容。度言其所至。度量宮室器皿皆有之。於宮室言量。於器皿言度。互相備也。既曰器又曰皿者若車旗之屬可謂之器而不可謂之皿。若籩豆之屬正謂之皿。亦可謂之器。此大小之辨也。既曰丘又曰封者自積土言之則曰丘。自度土言之則曰封。曰丘則必高矣。曰封則不必高也。故王公曰丘。諸臣曰封。此亦大小之辨也。獻謂獻之於尸也。舉謂有舉而飲也。貴賤以位言。尊卑以体言。獻爵者主人。獻散者佐食。主人之與佐食則有貴賤之別焉。故以位言之。舉觶者皇尸。舉角者主人。皇尸之與主人。特有尊卑之別爾。故以体言之。於瓦甒言君尊。則知壺缶爲飲諸臣之尊。於甒言瓦。則知壺缶皆瓦矣。

ガラス使用

有以高爲貴者。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天子諸侯臺門。此以高爲貴也。

九尺以下之數。皆謂堂上高於堂下也。考工記。堂崇三尺。是殷制。此周制耳。臺門見前章。〔嚴陵方氏曰〕陽數窮於九。天子則體陽道之極故也。故堂階之高。其尺以九爲節。自是而下。降殺以兩。故或以七。或以五。或以三焉。前言家不臺門。而有國者得用之矣。故天子諸侯臺門。凡此皆以高爲貴故也。

有以下爲貴者。至敬不壇。（徒丹反）埽（去聲）地而祭。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棜（於據反）禁。此以下爲貴也。

封土爲壇。郊祀則不壇。至敬無文也。禁與棜皆承酒樽之器。木爲之。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漆赤中。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刻其足爲褰帷之形。棜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畫青雲氣菱苕華爲飾也。棜是轝名。禁者因爲酒

ガラス使用

戒也。天子諸侯之尊廢禁者廢去其禁而不用也。大夫士棜禁者謂大夫用棜士用禁也。棜一名斯禁見鄉飲酒禮。

（嚴陵方氏曰祭天之禮。謂之至敬。下言至敬無文是也。壇特人爲高）非禮之自然也。故埽除其地以致其絜也。郊特牲所謂埽地而祭於其質也是矣。禁所以承酒尊且棜也禁也。皆所以爲酒戒。曰棜則欲其不流。曰禁則欲其不犯。別而言之。固如此。合而言之。棜亦禁也。猶之旂常通謂之九旗也。且有足者爲禁無足者爲棜。有足則高。無足則下。此主以下爲貴於大夫用棜至廢禁則又下矣。故天子諸侯之貴如此

禮有以文為貴者。天子龍袞。諸侯黼。大夫黻。士玄衣纁裳。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以文為貴也。

龍袞畫龍於袞衣也。白與黑謂之黼。黼如斧形。刺之於裳。黑與青謂之黻。黻其狀兩己相背。亦刺於裳也。纁赤色。冕祭服之冠也。上玄下纁。前後有旒。前低一寸二分。以其略俛。而謂之冕。冕同而服異。一袞冕。二鷩冕。三毳冕。四絺冕。五玄冕。各以服之異而名之耳。冕之制雖同。而旒有多少。朱綠藻者。以

ガラス使用

朱緑二色之絲爲繩也。以此繩貫玉而垂於冕。以爲旒。周用五采。此言朱緑。或是前代之制。十有二旒者天子之冕前後各十二旒。每旒十二玉。玉之色。以朱白蒼黃玄爲次。自上而下徧則又從朱起。衮冕十二旒。鷩冕九旒。毳冕七旒。絺冕五旒。玄冕三旒。此數雖不同。然皆每旒十二玉。繅五采也。此皆周時天子之制。諸侯九。上大夫七。下大夫五。士三。此亦非周制。周家旒數隨命數。詳見儀禮冕弁圖。○疏曰。諸侯雖九章七章以下。其中有黼也

孤。絺冕而下。其中有黻。故特舉黼黻而言耳。詩采菽云。玄衮及黼。是特言黼。終南云。黻衣繡裳。是特言黻也。○**陳氏曰**藻潔而文衆采如之。故曰藻。**長樂**

陳氏曰此經主以文爲貴。故於天子不言大裘。曰龍衮而已。諸侯之服。雖曰自衮冕而下。然其德則貴乎能斷。故言黼。抑亦舉其下者而言之。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則有章有黻而已。故言黻。以其德貴乎能辨也。諸侯有君道。以治邦國。以藩王室。其於政治之義。必貴乎能斷。大夫有臣道。道合則從。不合則去。其於去就之義。不可以無辨也。士之服止於玄衣纁裳。則質而已。衣正色。則天子至於士皆玄衣也。裳間色。自天子至士。皆纁裳也。玄以象道之在上。纁以象事之在下。此貴賤之所通也。所異者。特繡繢之功。或多或寡。或有或無而已。

有以素為貴者。至敬無文。父黨無容。大圭不琢（音篆）。大（音泰）羹不和（去声）。大路素而越（越音活）席。犧（音娑）尊疏布鼏（莫力反）。樿（音展）杓（市約反）。此以素為貴也。

敬之至者。不以文為美。如祭天而服黑羔裘。亦是尚質素之意。折旋揖讓之禮容。所以施於外賓見父之族黨。自當以質素為禮。不為容也。大圭。天子所搢者。長三尺。不琢。不為鐫刻文理也。太羹。太古之羹也。肉汁無鹽梅之和。後王存古禮。故設之。亦尚玄酒之意。大路。殷祭天之車。朴素無飾。以蒲越為席。犧尊。刻為犧牛之形。讀為娑音者。謂畫為鳳羽婆娑然也。此尊以麄疏之布為羃覆鼏。樿。白木之有文理者。杓。沃盥之具也。〔嚴陵方氏曰〕大圭之用。即其體而無琢刻之功。所以為大。若鎮圭之類。則小矣。大羹之涪。遺其味而無調和之齊。所以為大。若鉶羹之類。則小矣。大路之制。因其質而唯朴素之尚。所以為大。若金路之類。則小矣。禮之不同者。固多。而大槩不過於多少大小高下素文。〇〔長樂陳氏曰〕至敬無文。篤於誠也。父黨無容。篤於愛也。天子大圭。則搢之不琢

ガラス使用

而抒上。所以象乎天之藏物而無爲也。羹不和謂之大羹。路不飾謂之大路。以設其道之所寓而非功之所致也。以蒲爲席。謂之越席。畫牛於尊謂之犧尊。牛取其能耕。犧言其共祭。言犧而不言牛。以共祭爲主也。八尊所以祭天地。故尚質。六彝所以祭宗廟。故尚文。則疏布之所冪。唯尊而已。○**許氏曰**禮貴乎多者。蓋非多則不足爲禮之稱也。然物欲有盡。而人情亡藝。使天下而皆饜足其好多之心則雖竆天下之物。適以亂天下之禮而已。是以聖人之制。有推而進焉。以不奪其情。亦有抑而反焉以深求其本。是故天子無介。祭天用特。天子之膳諸侯。非不能備多品也。而用止一犢。諸侯相朝。主國豈不能備籩豆也。而灌止用鬯。繁纓美於多就而大路一就也。琥璜用於爵幣。而圭璋之特也。不特禮之多少爲然。推之於小大高下文質之間。亦莫不然。故宮室器皿。尊者極其大。而宗廟之尊彝爵之貴於散也。觶之崇於角也。甒之尊於壺缶也。無非不廢其大而隆其小也。堂塗門臺尊者極

其高而祭天之地不壇也。天子之尊而廢禁也。又無非樂其高而不忘其下也。龍袞玉藻文采之隆於天子極矣。而祭天之用圭不琢。羹不和。大路質素而越席之用。犧尊布冪而樿杓之貴。豈以文采之用而盡廢其質哉。多少不同其用。而各惟其宜。文質不一其施。而悉準其稱。或大或小。或高或下。狹不可豐。廣不可殺。情文並施。條理不紊。而禮之本末始得以並著於天下。

孔子曰。禮不可不省（息井反）也。禮不同。不豐。不殺。此之謂也。蓋言稱也

省察也。禮之等雖不同。而各有當然之則。豐則踰。殺則不及。惟稱之爲善。**馬氏曰**自禮以多爲貴。而至於禮以素爲貴。皆禮之

ガラス使用

寓於形名數度之間其用不同者有如此也其用雖不同要之歸於稱則一也故豐之而不以為有餘殺之而不以為不足唯其稱而已此為禮不可不察也

禮之以多為貴者以其外心者也德發揚詡（音許）萬物大理物博如此則得不以多為貴乎故君子樂（吾教反）其發也

用心以致備物之享則心在於物故曰外心然所以貴於備物者聖人蓋見夫天地之德發揚昭著盛大溥徧於萬物是其理之所該者大故物之所成者博如此豈得不以多為貴乎此制禮之君子所以樂其用心於外以致備物也

禮之以少為貴者以其內心也德產之致（直二反）也精微觀天下之物無可以稱（去聲）其德者如此則得不以少為貴乎是故君子慎其獨也

散齊致齊祭神如在皆是內心之義惟其主於存

ガラス使用

誠以期感格。故不以備物為敬。所以然者、蓋有見夫天地之德。所以發生萬彙者、其流行賦予之理。密緻而精微。即大傳所言天地絪緼萬物化醇也。縱使徧取天下所有之物。以祭天地、終不能稱其德而報其功。不若事之以誠敬之為極致。是以行禮之君子。主於存誠於內。以交神明也。慎獨者存誠之事也。（嚴陵方氏曰。心一而已。以示禮於外。故有外心焉。以體禮於內。故有內心焉。用心於外。故以多為貴。用心於內。故以少為貴。德之發揚。則其和足以謝萬物矣。謝言能翕張之也。德雖不言。而翕張萬物如之。一翕一張。相濟而和。則大得其理。而功之所施者博矣。以多為貴。乃其稱歟）

（故君子樂於發也。易言天地之大德曰生。則天下之物。皆德之所生也。故曰德產。物生之迹。雖粗而其道則致精。物生之迹。雖顯。而其道則致微。故曰德產之致也。精微。德之所致。如此。觀天下之物。固無可以稱其德者矣。以少為貴。乃其稱歟。故君子慎其獨也）

古之聖人。內之為尊。外之為樂。（音洛）少之為貴。多之為美。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不可多也。不可寡也。唯其稱也

（尊如中庸尊德性之尊。恭敬奉持之意也。尊其在

ガラス使用

內之誠敬。故少物。亦足以爲貴。樂其在外之儀物。必多物。乃可以爲美。宜少者不可多。宜多者不可寡。或稱其內。或稱其外也。**嚴陵方氏曰**內外以心言。多少以物言。即上文所言者是也。外心不止於多。則或高或大或文。亦外心耳。內心不止於少。則或下或小或素。亦內心耳。稱其內心。則以少爲貴。故不可多。稱其外心。則以多爲美。故不可寡。此先王制禮之道也

是故君子大牢而祭謂之禮。匹士大牢而祭謂之攘。

謂之禮。稱也。謂之攘。不稱也。○**疏曰**匹。偶也。士賤不得特使爲之。乃行。故謂之匹士。庶人稱匹夫者。惟與妻偶耳。**馬氏曰**君子者。以位之貴者言之。匹士者。以位之賤者言之。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皆君子也。天子諸侯卿大夫位之尊。其禮可以致其隆。故曰天子以犧牛。諸侯以肥牛。大夫以索牛。此大牢而祭。謂之禮也。至於匹士大牢而祭。故謂之攘。攘者。非其有而取之也

管仲鏤簋朱紘（音宏）山節藻棁（音拙）君子以爲濫矣

管仲。齊大夫。鏤簋。簋有雕鏤之飾也。紘。冕之繫。以組爲之。自頷下屈而上屬於兩旁之笄。垂餘爲纓

ガラス使用

天子朱。諸侯青。大夫士緇。山節刻山於柱頭之斗栱也。藻。水草也。藻梲畫藻於梁上之短柱也。此皆管仲僭禮之事。濫故謚也。（嚴陵方氏曰。是皆天子之礼。管仲以陪臣爲之則過於奢矣。奢則僭。故君子以爲濫。濫者溢而無所制之謂也。雜記所謂難爲上者以此）

晏平仲祀其先人。豚肩不揜豆。澣衣濯冠以朝。君子以爲隘矣。

晏平仲亦齊大夫。大夫祭用少牢。不合用豚。周人貴肩。肩在俎。不在豆。此但喻其極小。謂併豚兩肩亦不足以掩豆。故假豆言之耳。上言不豐不殺。此舉管晏之事。以明之。管仲豐而不稱。晏子殺而不稱者也。隘陋也。（嚴陵方氏曰。隘者陋而無所容之謂。雜記所謂難爲下者以此）

是故君子之行禮也。不可不愼也。衆之紀也。紀散而衆亂。

禮所以防範人心綱維世變。前篇言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

孔子曰。我戰則克。祭則受福。蓋得其道矣

ガラス使用

記者引孔子之言而釋之曰。夫子所以能此二者蓋以得其行之之道也（【馬氏曰】紀者。衆目之總。禮者亦百行之總。君子之戰非必於克而克隨之。君子之祭非必於受福而福亦隨之。蓋在己者有以先之也。在己有以先之者禮而已矣○【嚴陵方氏曰】紀一定則衆目各有條理。故紀散而衆亂。此君子之行禮所以不可不愼也。順以使衆。故戰則克。誠以事神。故祭則受福。能順則得戰之道矣。能誠則得祭之道矣。夫子之所謂謹則得其道可知矣）

君子曰。祭祀不祈。不麾（音揮）蚤（音早）不樂（音洛）葆（音保）大。不善嘉事。牲不及肥大。薦不美多品。

君子曰。記者自謂也。祭有常禮。不爲祈私福也。周禮大祝掌六祈。小祝有祈福祥之文。皆是有故則行之。不在常祀之列。麾快也。祭有常時。不以先時爲快。葆猶褒也。器幣之小大長短。自有定制。不以褒大爲可樂也。嘉事。冠昏之禮。莫不皆有常儀。不爲善之而更設他祭。牲不及肥大。及猶至也。如郊牛之角繭栗。宗廟角握。社稷角尺。各有所宜用。不必須並及肥大也。薦祭之品味。有定數。不以多品爲美也。（【長樂陳氏曰】君子之於祭祀也。寧神而已。故不祈。因時而已。故不麾蚤。○【馬氏曰】器幣所）

以將其誠苟薦夫其器而無其意君子不樂也書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不役志于享凡民惟曰不享與此同意冠昏之禮必先祭於祖廟者非以嘉事爲善也示其有尊祖敬禰之意禮有以大爲貴而牲不及肥大禮有以多爲貴而薦不美多品者脩其在己之誠而已蓋君子內則盡其志外則盡其物在外之物不可得而盡盡其在內之志而已矣

孔子曰臧文仲安知禮夏父弗綦（音忌）逆祀而弗止也

臧文仲魯大夫臧孫辰夏父弗綦人姓名也魯莊公薨立適子閔公閔公薨立僖公僖公者莊公之

庶子閔公之庶兄也僖公薨子文公立二年八月祫祭大廟夏父弗綦爲宗伯典禮移閔公置僖公之下是臣居君之上逆亂尊卑不可之大者時人以文仲爲知禮孔子以其爲大夫而不能正逆祀之失豈得爲知禮乎　金華應氏曰（文仲不知正其順祀之爲禮徒以躬於所親之爲孝）

燔（音煩）柴於奧（音奥）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平聲）於盆（蒲門反）尊於瓶

ガラス使用

此亦言臧文仲不能正失禮之事周禮以實柴祀日月星辰有大火之次故祭火神則燔柴也今弗綦為禮官謂爨神是火神遂燔柴祭之是失禮矣禮祭至尸食竟而祭爨神宗婦祭饎爨烹者祭饔爨其神則先炊也故謂之老婦惟盛食於盆盛酒於瓶卑賤之祭耳雖卑賤而必祭之者以其有功於人之飲食故報之也（有問竈可祭否【朱子曰】飲食所繫亦可祭○【嚴陵方氏曰】祀奧者以竈能化飲食以養人故也亂以先炊故謂之老婦之祭○【延平周氏曰】先炊之有祭猶牧之有先牧而畜之有先畜也）

禮也者猶體也體不備君子謂之不成人設之不當猶不備也禮有大有小有顯有微大者不可損小者不可益顯者不可揜微者不可大也故經禮三百曲禮三千其致一也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

體人身也先王經制大備如人體之全具矣若行禮者設施或有不當亦與不備同也大者損之小

ガラス使用

者蓋之揜其顯著其微是不當也。禮以敬爲本。一者敬而已。未有入室而不由戶者。豈有行禮而不由敬乎。○朱子曰禮儀三百便是儀禮中士冠諸侯冠天子冠禮之類。此是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小目。呂與叔云。經便是常行底。緯便是變底。恐不然。經中自有常有變。緯中亦自有常有變。○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馬氏曰百骸九竅具然後足以爲人。大小精粗備然後足以爲禮。古之言禮者。內之爲本。外之爲文。多之爲美。少之爲貴。此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小大微顯設之皆當。禮之所以備也。經禮者曲禮之總。曲禮者經禮之別。經禮至於三百之多。曲禮至於三千之多者。皆慮其禮之不備也

君子之於禮也。有所竭情盡慎。致其敬而誠若。有美而文而誠若。

誠實也。若語辭。謂以少者小者下者素者爲貴。是內心之敬。無不實者。以多者大者高者文者爲貴。是美而有文。是外心之實者。○嚴陵方氏曰禮雖不同。至於致其誠。則一而已。

ガラス使用

竭情盡愼致其敬而誠之存乎內者著矣而文則誠之發乎外者或內或外皆不離乎誠故每以誠言之

君子之於禮也有直而行也有曲而殺（色介反）也。有經而等也。有順而討也。有摲（音芟）而播也。有推而進也。有放（上聲）而文也。有放而不致也。有順而摭也。

親始死而哭踊無節。是直情而徑行也。故曰直而行。父在則爲母服期。尊者在則卑者不杖。是委曲而減殺之也。故曰曲而殺。父母之喪。無貴賤皆三年。大夫士魚俎皆十五。是經常之禮。一等行之也。故曰經而等。順而討者。順其序而討去之。若自天子而下。每等降殺以兩。是也。摲而播者。芟取在上之物而播施於下。如祭俎之肉及群臣。而胞翟之賤者亦受其惠。是也。推而進者。推卑者使得行尊者之禮。如一王之子孫得用王者之禮。及旅酬之禮。皆得舉觶於其長。是也。冕服旗常之章采。樽罍之刻畫。是放而文也。公侯以下之服。其文采殺於

天子而不敢極致。是放而不致也。摭猶拾取也。雖拾取尊者之禮。而行之不謂之僭。逆如君沐粱。士亦沐粱。又有君大夫士一節者。是順而摭也。言君子行禮有此九者。不可不知也（嚴陵方氏曰直而行者。謂行吾誠於內而無所屈。曲而殺者。謂爲所隆者。厭而不得伸。經而等者。謂順理之常。無貴賤一也。摲而播。謂摲此以播於彼。放而文。謂觀象放法。以致其飾。放而不致。若諸侯之服。自鷩冕而下。其旗自龍而下。是矣）

三代之禮一也。民共由之。或素或青。夏造殷因。

殷尚白。夏尚黑。素即白也。青近於黑。不言白黑而言素青。變文耳。此類皆制作之末。舉此以例其餘。則前之創造。後之因仍。皆可知矣。○（朱子曰三綱五常。禮之大體。三代相繼。皆因之而不能變。其所損益。不過文章制度。小過不及之間而已。嚴陵方氏曰三代之禮。所異者迹。所同者道。故曰一也。夏造殷因者。言夏造於前。殷因之於後也。言殷之因夏。則周之因殷。從可知矣○臨川吳氏曰言夏殷周三代之時。禮之儀文。雖小有損益。而其所以爲禮者。則一。故天下之民。皆可通行。蓋損益而異者。禮之文耳。禮之本。則相因。不變而無不同也。又曰。所尚之色。雖有或素或青之異。然禮之本。則夏造作於前。殷因襲於後。無不同者）

ガラス使用

周坐尸。詔侑武（音無）方。其禮亦然。其道一也。

承上夏造殷因而言三代尸禮之異。周之禮。尸即位而坐。詔者告尸以威儀之節。侑者勸尸爲飲食之進。詔與侑皆祝官之職。祝不止一人。無方。謂無常人也。宗廟中可告之事。皆得告之也。亦然。亦如殷之禮也。禮同本於道之同。故云其道一也。

夏立尸而卒祭。殷坐尸。

夏之禮。尸當飲食則暫坐。若不飲食則惟立。以俟祭事之終也。殷則尸雖無事亦坐。嚴陵方氏曰。夏立尸而殷坐尸。殷雖坐尸而詔侑未必無方。周則文之備。不惟坐尸而且詔侑無方。爲此特文備之事爾。而於禮莫不然也。故曰其禮亦然。以其道未始不相因。故曰其道一也。

周旅酬六尸。曾子曰。周禮其猶醵（其庶反）與。

周家祫祭之時。群廟之祖。皆聚於后稷廟中。后稷尸尊。不與子孫爲酬酢。毀廟之祖又無尸。故惟六尸而已。此六尸。自爲昭穆次序。行旅酬之禮。故曾子言周家此禮。其猶世俗之醵與。醵斂錢共飲酒

ガラス使用

也。錢之所斂者均。則酒之所飲必均。此太尸之旅酬。如醵飲之均平也。【臨川吳氏曰】（此承上文言周之異於殷者。不但詔侑無方之禮。又有旅酬太尸之禮也。而又引曾子釋旅酬之言于後以結之。）

君子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爓。（爓音潛）一獻孰。

近者爲褻。遠者爲敬。凡行禮之事與人情所欲者相近。則非禮之極至者。其事本多端。此獨舉血腥爓孰四者之祭。以明之者。禮莫重於祭故也。郊祭天也。郊祀與大饗。三獻皆有血腥爓孰。此各言者。據先設者爲主也。郊則先設血。後設腥爓孰。大饗祫祭宗廟也。腥。生肉也。去人情稍近。郊先薦血。大饗則迎尸時血與腥同時薦。獻酌酒以薦獻也。祭社稷及五祀。其禮皆三獻。故因名其祭爲三獻也。爓。沉肉於湯也。其色略變。去人情漸近矣。此祭血腥與爓一時同薦。但當先者設之在前。當後者設之居後。據宗伯社稷五祀。初祭降神時已埋血。據此則正祭薦爓時。又薦血也。一獻祭群小祀也。祀

ガラス使用

卑酋惟一獻用孰肉無血腥爓三者蓋孰肉是人情所食最爲褻近以其神卑則禮宜輕也（〔延平周氏曰〕獻以血。非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天。獻以孰乃近人情者也。而反以事群小祀。蓋禮之近人情者非禮之至也。爓與孰。以牲言。質與文。以禮言。〔嚴陵方氏曰〕全乎天者莫如血。故用之於郊。近乎人者莫如孰。故用之於獻。故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且由爓而上則尚氣而已。至於孰則又尚味焉。故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

是故君子之於禮也。非作而致其情也。此有由始也。是故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

慤（音殻）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蹙（音蹴）

作如作聰明之作。過意爲之也。言先王制禮之初。一以誠敬爲本。乃天理人情之極致。後世守而行之。非過意而故爲極致之情也。此由始於古也。上公之介九人。侯伯七人。子男五人。此舉其中而言之。兩君相見。必有介副之人。以伸賓主之情。不如此則太愿慤而無禮之文矣。已太也。三辭三讓者。賓初至大門外。交擯之時。有三辭之禮。及入大門。主君每門一讓。則賓一辭。凡三辭三讓。而後至廟

ガラス使用

中也。不如此。則大迫蹙而無禮之容矣。〔山陰陸氏曰〕禮出於自然。非作之也。夫禮一於本而已。則或失之愿。是故以介相見。辭讓而後至。

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先有事於頖（音判）宮。晉人將有事於河。必先有事於惡（音呼）池。（徒河反）齊人將有事於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三月繫。七日戒。三日宿。慎之至也。

此因上章言兩君相見之禮漸次而進。故言祭祀之禮亦有漸次。由卑以達尊者。魯人將祭上帝。必先有事頖宮。頖宮諸侯之學也。魯郊祀以后稷配。先於頖宮告后稷。然後郊也。虖池并州川之小者。河之從祀也。配林。林名。泰山之從祀也。帝牛必在滌三月。繫繫牲於牢也。七日戒散齊也。三日宿致齊也。敬慎之至如此。故以積漸爲之。何敢迫蹙而行之乎。〔馬氏曰〕大者小之所積。由小而至大。莫不有漸。故魯人將有事於上帝。必有事於頖宮者。凡以此也。不如是則情失於愨且蹙矣。與夫直情徑行者。無以異也。

ガラス使用

故禮有擯詔。樂有相（去声）步。温（於糞反）之至也。

禮容不可急遽。故賓主相見有擯相者以詔告之。樂工無目。必有扶相其行步者。此二者皆温藉之至也。温藉之義如玉之有承藉然。言此擯詔者是承藉賓主。相步者是承藉樂工也。【嚴陵方氏曰】相見必以介者。所以達其情。辭讓而後至者。所以舒其行。初曰禮辭。再曰固辭。三曰終辭。則讓亦由是也。鄉飲酒曰。月者三日則成魄。三月則成時。是以禮有三讓。此辭讓之數必以三也。有事謂祭也。將有事於大。必先有事於小焉。七日戒。即祭統言散齊七日以定之是也。三日宿。即祭統言致齊三日以齊之是也。此皆先事而備焉。故曰慎之至。賓主相接而後禮行。聲相相資而後樂作。則緩而不迫和而無爭。故曰温之至也

禮也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故凶事不詔。朝（音潮）事以樂（音岳）。

本心之初。天所賦也。貴於反忠而不忘禮制之初。聖所作也。貴於脩舉而不墜。二者皆有初。故曰不忘其初。擗踊哭泣。不待詔告。以其發於本心之自然也。朝廷養老尊賢之事。必作樂以樂之。亦以愜其本心之願望也。此二者是反本之事。【嚴陵方氏曰】物有本

ガラス使用

末時有古今。然逐末之流而不知其所從今之便而不能有所脩則先王之禮意亡矣。本者末之初古者今之初。反之脩之則不忘之故也。本末一物。欲追還之而已。故於本曰反古今異時必有損益焉。故於古曰脩此其別也。言凶事則知朝事之爲吉禮。言朝事則知凶事之爲喪禮。凶事不詔則朝事必詔可知。朝事以樂則凶事無樂可知矣

醴酒之用玄酒之尚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莞（音官）簟（徒點反）之安而稾（古老反）鞂（江八反）之設。

醴酒之美用矣而列尊在玄酒之下。今世割刀之利便於用矣而宗廟中乃不用割刀而用古之鸞刀下莞上簟可謂安矣而設稾鞂之麁者爲郊祀之席此三者是脩古之事。鸞鈴也。刀鐶有鈴。故名鸞刀割肉欲中其音節郊特牲云聲和而後斷也。莞蒲之細者可爲席。簟竹席也。稾鞂除去穀之稈也鞂與禹貢秸字同。

是故先王之制禮也必有主也故可述而多學也。

有主。主於反本脩古也。但以此二者求之則可以穪述而學之不厭矣嚴陵方氏曰主猶賓主之主以其衆之所從故也。蓋本者

ガラス使用

（末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反之。古者今之主。故先王之制禮也必脩之。此之謂有主。夫少則得。多則惑。以其有主。則雖多不惑。故可述而多學也）

君子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故作事不以禮。弗之敬矣。出言不以禮。弗之信矣。故曰禮也者物之致也。

（無節於內言胷中不能通達禮之節文也觀物弗之察言雖見行禮之事不能審其得失也。察物而不由禮以察之何以能得其是非之實作事而不由禮何以能存其主敬之心出言而不由禮何以能使人之信其言故曰禮者事物之極致也。〔嚴陵〕方氏曰無節於內。則所存乎己者未定。何恃而觀彼哉。故曰無節於內者觀物弗之察矣。禮者體物者也。故欲察物而不由禮弗之得矣。蓋由禮乃能得物之情故也。事無禮則不能無妄作。故弗之敬矣。言無禮則不能無妄出。故弗之信矣）

是故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故作大事必順天時。為朝（音潮）夕必

ガラス使用

放（上聲）於日月。爲高必因丘陵。爲下必因川澤。是故天時雨澤。君子達亹（音尾）亹焉。

財物幣玉牲牢黍稷之類。無財無物不可以行禮。故先王制禮。必因財物而致其用之之義焉。然財物皆天時之所生。故祭祀之大事。亦必順天時而行之。如啓蟄而郊。龍見而雩。始殺而嘗。閉蟄而烝。皆是也。大明生於東。故春朝朝日。必於東方。月生於西。故秋莫夕月。必於西方。爲高上之祭。必因其有丘陵而祭之。爲在下之祭。必因其有川澤而祭之。一說爲高爲圓丘也。爲下爲方丘也。祭有輕重。皆須財物。故當天時之降雨澤也。君子知夫天地生成財物之功如此。乎亹亹而不已也。則安得不用財物爲禮。以致其報本之誠乎。

〔嚴陵方氏曰〕因其財物於外以致其義於內。蓋先王制禮之意也。下文所云若其事矣。大事若春有祠。夏有禴。秋則有嘗。冬則有烝。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大事之義。以言日之出於朝也。則朝日於王宮之壇。以言月之見於夕也。則夕月於夜明之坎。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朝夕之義也。因山之高而爲事高之禮。因川澤之下而爲事下之禮。凡此則因其財物以致高下之義也。然此皆財物之大者爾。若悉而論之。凡天之所生。苟可以

ガラス使用

爲禮者莫非財物也故終之以天時雨澤君子達亹亹焉財物固皆天之所生天之所以生之者存乎時雨之澤也

是故昔先王尚有德尊有道任有能舉賢而置之聚衆而誓之是故因天事天因地事地因名山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音格）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是故聖人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

置如置諸左右之置謂彼之居其位也禮莫重於祭當大事之時必擇有道德才能者執其事又從而誓戒之周禮冢宰掌百官之誓戒是也因天之尊而制爲事天之禮因地之卑而制爲事地之禮郊社是也中平也成也巡守而至方岳之下必因此有名之大山升進此方諸侯治功平成之事以告於天舜典柴岱宗即其禮也吉土王者所卜而建都之地也兆於南郊歲有常禮其瑞物之臻休

徵之應理或然耳而後世封禪之說遂根著於此牢不可破皆鄭氏祖緯說啓之也**馬氏曰**夫禮有五經莫重於祭而聖人於祭不能自任其事則任之以人故上有尚德尊道任能舉賢之事自尚有德至舉賢而置之則小大之官莫不具其職聚衆而誓之則小大之官莫不謹其職故於廟足以饗親於郊足以饗帝天者高之極者也故於高必因丘陵因高而事之所謂因天事天也地者下之極者也故爲下必因川澤因下而事之所謂因地事地也因名山以升中于天因吉土以饗帝于郊因天之事也升中于天而鳳凰降龜龍假饗帝于郊而風雨節寒暑時事天之效也○**嚴陵方氏曰**饗亦祭也以祭之而見饗故謂之饗曰祭則以人而言其事曰饗則以神而言其禮也鳳雌曰凰以羽族故言降也龜龍鱗介之族故曰假四靈獨不言麟者以麟土畜土分王於四時言三者則麟在其中矣四靈之

物至則無殰殈之患矣五行之氣和則無愆伏之災矣聖人夫何爲哉故南面而立而天下大治也

天道至教聖人至德廟堂之上罍尊在阼犧（音娑）尊在西廟堂之下縣（音玄）鼓在西應鼓在東君在阼夫人在房大明生於東月生於西此陰陽之分（去聲）夫婦之位也君西酌犧象夫人東酌罍尊禮交動乎上樂交應

ガラス使用

乎下和之至也

天道陰陽之運極至之教也聖人禮樂之作極至之德也無以復加故以至言罍尊夏后氏之尊也犧尊周尊也縣鼓大應鼓小設禮樂之器一以西爲上故犧尊縣鼓皆在西而罍尊與應鼓皆在東也天子諸侯皆有左右房此夫人在西房也君在東而西酌犧象夫人在西而東酌罍尊此禮交動乎堂上也縣鼓應鼓相應於堂下是樂交應乎下也罍尊畫爲山雲之形犧尊畫鳳羽而象骨飾之

故亦曰犧象此章言諸侯時祭之禮〔延平周氏曰〕天道無非教凡有象者皆至教也聖人無非德凡在於動作之間者皆至德也自罍在阼而下皆所謂至教至德者也雷陽也牛陰也故罍尊在左而犧尊在右者陰陽之位也以縣鼓而對應鼓則應鼓非縣乃提之者也以應鼓而對縣鼓則縣鼓非應乃倡之者也倡者為陽和者為陰故縣鼓在右而應鼓在左者陰陽之配也君在東阼所以祖日之生於東夫人在西房所以祖月之生於西此陰陽之位也君在東階而西酌犧象所以祖日之西行夫人在西房而東酌罍尊所以祖月之東行此陰陽之配也君陽也夫人陰也君與夫人之禮交舉於上此陰陽之體見於禮者也六律陽聲也六呂陰聲也律呂之聲交應於下此陰陽之聲發於樂者也一陰一陽之謂道而道者德教之所自出也

ガラス使用

禮也者反其所自生樂也者樂（音洛）其所自成是故先王之制禮也以節事修樂以道志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故觀其器而知其工之巧觀其發而知其人之知（去聲）故曰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禮主於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也王者功成治定然後作樂以文德定天下者樂文德之成以武功定天下者樂武功之成非泛然爲之也節事爲人事之儀則也道志宣其湮鬱也世治則禮序而樂和世亂則禮慝而樂淫故觀禮樂而治亂可知也蘧伯玉衛大夫名瑗言君子之心明睿洞達觀器用則知工之巧拙觀人之發動擧措則知其人之智愚豈有觀禮樂而不知治亂乎禮樂者與人交接之具君子致謹於此

ガラス使用

以其所關者大也。故曰。蓋古有是言。而記者稱之耳。

〔張子曰〕禮反其所自生。樂樂其所自成。禮別異。不忘本而後能推本爲之節文。樂統同。樂吾分而已。禮天生自有分別。人須推原其自然。故言反其所自生。樂則得其所樂。即是樂也。更何所待。是樂其所自成。〇〔嚴陵方氏曰〕治定制禮。故於禮曰報。功成作樂。故於樂曰備。治亂生於志。而發於事。禮者事之所寓也。樂者志之所寓也。故觀其禮樂。而治亂可知。孟子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正謂是矣。君子之人。達言達於道也。以道觀物。故知其工之巧。以道觀人。故知其人之知。言巧則拙可知。言知則愚可知。蓋工有巧拙。則見於器者有利病。人有知愚。則見於發者有當否故也。凡爲彼所觀者。以吾有與也。故君子愼其所以與人者。而況於禮樂之所示乎。所謂與人。由言接人也。或發於言。或發於行。皆所以與人者也。〇〔馬氏曰〕禮所以報本。故反其所自生。樂所以彰德。故樂其所自成。記曰。樂樂其所自生。而禮反其所自始。別而言之。則禮者反其所自生。樂者樂其所自成。合而言之。樂亦反其所自生也。禮所以約人之外。故以節事。事者自外作者也。樂所以和人之內。故以道志。志者由中存者也。禮雖約人之外。未嘗不在內。記曰。禮節民心。樂雖和人之內。未嘗不在外。記曰。樂和民聲。別而言之。則禮在於外。而樂在於內。合而言之。則禮樂之情同也。觀其禮樂之得。則知其治。觀其禮樂之失。則知其亂。所謂治者非必已治也。所謂亂者非必已亂也。達其得失之幾。則治亂之將形。皆得以知之矣。自非智足以及之。則不能達。故蘧伯玉曰。君子之人達。均是器也。而器有巧拙。均是發也。而發有智愚。君子之達其明足以照之。則器之巧拙。發之智愚。皆不能逃於親聽之內。蓋達之者。觀微以知著。察往以知來也

太廟之內敬矣。君親牽牲。大夫贊幣而從。

ガラス使用

君親制祭夫人薦盎君親割牲夫人薦（去声）酒。

君出廟門迎牲親牽以入然必先告神而後殺故大夫賛佐執幣而從君君乃用幣以告神也殺牲畢而進血與腥則君親割制牲肝以祭神於室此時君不親獻酒惟夫人以盎齊薦獻盎齊見前篇及薦孰之時君又親割牲體然亦不獻故惟夫人薦酒也。

卿大夫從（去聲）君命婦從夫人。洞洞乎其敬也。屬屬（音燭）乎其忠也。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

洞洞敬之表裏無間也。屬屬誠實無僞也。勿勿勉勉不已也。一云。切切也。命婦。卿大夫之妻也。

納牲詔於庭血毛詔於室羹定（丁馨反）詔於堂三詔皆不同位蓋道求而未之得也。

ガラス使用

詔告也牲入在庭以幣告神故云納牲詔於庭殺牲取血及毛入以告神於室故云血毛詔於室羮肉汁也定熟肉也羮定之既熟將迎尸入室乃先以俎盛羮及定而告神於堂此是薦熟未食之前也道言也此三詔者各有其位蓋言求神而未得也

設祭於堂爲祊（百彭反）乎外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設祭於堂者謂薦腥爓之時設饌在堂也祊祭之明日繹祭也廟門謂之祊祊設祭在廟門外之西旁故因名爲祊也記者又引古語云於彼乎於此乎言不知神於彼饗之乎於此饗之乎

嚴陵方氏曰君子固無所不用其敬然於大廟之事必夫婦親之而且求之非一方祭之非一日則其敬也元見於此故曰大廟之内敬矣下文所言皆其事也言制祭亦割之矣以方敬而多少未定故曰制及既孰而多少已定故曰割也祭言其用也牲言其體也或言其用或言其體互相備也夫人薦酒者謂凡酒也牲雖以天産爲陽然對酒言之則養人之陰而已君親割牲以養其陰夫人薦酒以養其陽亦陰陽相濟之義也薦盎其義亦若是而已且制祭薦盎朝事之時也割牲薦酒饋食之時也朝事以神事之故制祭以腥而薦以齊蓋腥與齊神道故也饋食以人事之故割牲以孰而薦以酒蓋孰與酒人道故

ガラス使用

也。然君以盎齊饋食。而夫人用之於朝踐。君以酒獻尸。而夫人用之於饋食者。蓋殺禮於君故也。牲自外至而納之。故納牲詔於庭。以庭在室之外故也。血毛告幽全之物。故詔於堂。以堂比室爲明故也。三詔求之。固有可得之理。而曰求而未之得特疑其如此而已。故以蓋言之。道猶言也。設祭于堂言正祭之時也。爲祊乎外。言索祭之時也。言堂以見外之爲門。言外以見堂之爲內。祭言其事也。祊言其所也。謂之祊者。祊祭求神。以此爲所在之末故也。且神無方也。祊特人爲之爾。故言爲祭必有所陳焉。故言設。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或於彼或於此。而祭之非一日。求之非一處。故曰於彼乎於此乎○馬氏曰祭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官備則具備。是故君親牽牲。推而下之。至於夫人薦酒。皆夫婦身親蒞之。致其誠信之謂盡。盡之謂敬。敬曰太廟之內敬矣。納牲詔於庭。君親牽牲。太夫贊幣而從之時也。血毛詔於室。君親制祭。夫人薦盎之時也。羨定詔於堂。君親割牲。夫人薦酒之時也。設祭於堂。祭於廟之內也。爲祊乎外。祭於廟之外也。祭於內則疑於外。祭於外則疑於內。故曰於彼乎於此乎

一獻質。三獻文。五獻察。七獻神。

獻醻酒以薦也。祭群小祀則一獻。其禮質略。祭社稷五祀三獻。其神稍尊。故有文飾。五獻祭四望山川之禮也。察者。顯盛詳著之貌。祭先公之廟則七獻。禮重心肅。洋洋乎其如在之神也。長樂陳氏曰禮略故質。禮加故文。察則其事地。地祭矣。神則其事祖也。神矣。一獻孰則於人情爲近。故曰質。三獻爓則於人情漸遠。故曰文。三獻爓則五獻其血乎。禮所謂血祭社稷是也○嚴陵方氏曰傳曰名位不同禮亦有

ガラス使用

數禮有隆殺故數有多寡此祭祀之獻所以有一三五七之異也夫羣小之祀禮則簡矣故言質社稷五祀則其禮差詳故言文四望山川地道也故言察先公人道而已故神之惡其褻故也

大饗其王事與（與平聲）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音納）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形甸反）情也丹漆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

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音陔）夏而送之蓋重禮也

大饗祫祭也言王事者明此章所陳非諸侯所有之事也三牲牛羊豕也腊獸也少牢禮云腊用麋籩豆所薦品味皆四時和氣之生成內金納侯邦所貢之金也示和示諸侯之親附也一說金性或從或革隨人故言和也君子於玉比德諸侯來朝璧加於束帛之上尊德也陳列之序龜獨在前以

ガラス使用

其知吉凶。故先之也。金在其次。以人情所同欲故云見情也。自三牲以下。至丹漆等物。皆侯邦所供貢。並以之陳列。或備器用。與衆共財。言天下公共所有之物也。其餘無常貨。謂九州之外蠻夷之國或各以其國所有之物來貢。亦必陳之。示其能致遠方之物也。但不以為常耳。諸侯為助祭之賓。禮畢而出。在無筭爵之後。樂工歌陔夏之樂章。以送之。設施如此。蓋重大之禮也。註。讀肆為陔者。周禮鍾師掌九夏。尸出入奏肆夏。客醉而出。則奏陔夏。

故知此當為陔也。○劉氏曰後篇言鍾次之以和居參之則此言內金示和亦取其聲之和耳。見情也者見人情之和也。（嚴陵方氏曰三牲魚腊天産也。天産所以作陰德。故以味為生。而曰四海九州之美味。蓋味為陰故也。籩豆之薦地産也。地産所以作陽德。故以氣為生。而曰四時之和氣。蓋氣為陽故也。目味非美則不足以養人之氣。非和則不足以養生。故於味曰美。於氣曰和也。九州之外藩國無常貨。貴之不必備。而且各以其國之所有。則示能致遠物而已。蓋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故其言如此。○延平周氏曰備四海九州之美味者。示其得四海九州之懽心也。薦四時之和氣者。示其能贊於天地也。唯其明有以得人之心。而幽有以贊天地。然後為可以事神。○馬氏曰君子之於祭祀。慎終如始。祭之畢則飲酒無筭爵。又慮其禮之無節。故奏肆夏以節之。使之安寔）

而不亂。蓋重禮也。重其禮者重其大饗之禮也

祀帝於郊敬之至也。宗廟之祭仁之至也。喪禮忠之至也。備服器仁之至也。賓客之用幣義之至也。故君子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祭天之禮簡素至敬無文。所以為敬之至。仁之實事親是也。事亡如事存所以為仁之至。附於身附於棺皆必誠必信所以為忠之至。斂之衣服葬之器具皆全備無缺莫非愛親之誠心故亦曰仁之至。朝聘燕享幣有常用。故幣帛篚筐將其厚意義之至也。此仁與義之為道皆可於行禮之際觀之。故曰禮其本也。

嚴陵方氏曰遠而尊者主乎敬近而親者主乎愛。祀帝於郊所以為敬。祭親於廟所以為仁。仲尼燕居曰。郊社所以仁鬼神則郊無非仁也。要之以敬為主爾。記曰。大廟之內敬矣。則廟無非敬也。要之以仁為主爾○馬氏曰人死斯惡之矣。無能斯倍之矣。故先王為之禮使民不惡不倍。而盡心於死者三日而斂。凡附於身者必誠必信。三月而葬。凡附於棺者必誠必信。故曰忠之至也。中庸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

是禮生於仁義而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何也蓋因其禮行之際仁義存其中也宗廟之祭禮也仁在其中賓客之用幣亦禮也義在其中〇延平周氏曰喪禮欲其不敢於己故曰忠之至服器之死而致生故曰仁之至賓客用幣以將意故曰義之至禮雖出於仁義而仁義之成體乃在於禮故曰欲觀仁義之道禮其本也

君子曰甘受和（去聲）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是以得其人之為貴也

甘於五味屬土土無專氣而四時皆王故惟甘味

能受諸味之和諸采皆以白爲質所謂繪事後素也以此二者况忠信乃可學禮道猶行也道路人所共行者人無忠信則每事虛僞禮不可以虛僞行也大傳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嚴陵方氏曰夫蘊於德者也於禮虛非忠信之德以實之則禮之道亦無由而行矣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中庸亦曰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然後行故此經言得其人之爲貴也〇馬氏曰甘者味之美質也白者色之美質也忠信者人之美質也然後可以文之也故甘則受和白則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和所以文其味采所以文其色禮所以文其忠信質不能立於內則文不可行於外故曰忠信禮之本義理禮之文無本不立無文不行苟無忠信之人則禮不虛道道之爲言行也

ガラス使用

孔子曰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一獻之禮不足以大饗大饗之禮不足以大旅大旅具矣不足以饗帝毋輕議禮。

不學詩無以言故縱使誦三百篇之多而盡言語之長其於議禮猶槩乎昧有所聞也。一獻小禮亦不足以行之使能一獻不能行大饗之禮謂祫祭也能大饗矣不能行大旅之禮謂祀五帝也能具知大旅之禮矣不能行饗帝之禮也謂祀天也禮其可輕議乎。嚴陵方氏曰不學詩無以言誦詩雖多能言之而已未必能行禮則貴乎能行之也故誦詩三百不足以一獻大饗者祭先王之九獻也以饋而旅焉故謂之旅饗帝謂享天上帝也夫禮有大小故行之有難易此愈大者所以愈難焉行其事者其難如此則言其義者可不重乎經曰禮之所尊尊其義也故曰毋輕議禮

子路為季氏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彼義反）倚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

逮及也闇昧爽以前也偏任為跛依物為倚。

他日祭子路與（去声）。室事交乎戶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謂由也而不知禮乎。

室事謂正祭之時事尸于室也外人將饌至戶內人於尸受之設於尸前內外相交承接故云交乎戶也正祭之後儐尸於堂故謂之堂事此時在下之人送饌至階堂上人即階而受取是交乎階也質正也子路權禮之宜略煩文而全恭敬故孔子善之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之行礼固不欲速又惡乎久而怠焉久而怠孰若速而敬爾蓋礼以敬爲主故也季氏之於祭徒欲其久而不能敬又豈知礼之意哉昔周人祭日以朝及闇季氏之於魯其亦習周之文而不知其意者歟及子路行之乃能速而敬焉雖不必合於先王之文然亦可謂知礼之意且能救一時之弊矣此孔子所以善之也強力即聘義所謂強有力是也肅則不怠敬則不慢強力通乎外故以容言之肅敬存乎中故以心言之跛倚蓋倦怠之所致也室事謂有事乎室若血毛詔於室之類堂事謂有事乎堂若羹定詔於堂之類執事者內外異位乃以內而交乎外上下異等乃以上而交乎下則尤易爲力矣宜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也

禮記大全卷之十終

1387

853
160